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原音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周公起於天，成王致太平，制禮以

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祖配天。蘇氏曰：周

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克祀以弗

拂音無子。履帝武敏反歆許金攸介音攸止。載震

反真慎。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曰：民人也，謂周

人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

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氏曰：后稷

之母。鄭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

以享曰禋，禋祀郊禘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

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

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

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孔氏曰：燕

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

之大，禘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

弗之言被音也。毛氏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禮女巫巫云祓除釁浴左傳云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之義祓與去意亦同也

○毛氏曰履踐也○鄭氏曰帝上帝也○爾雅

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

字係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毛氏曰歆收介收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

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

曰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動謂懷

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早也育長也○王

氏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

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蒲田鄭氏曰民賴五

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維○鄭氏曰姜

嫫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曰謂為其

也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

諸書皆以姜嫫為帝嚳上妃稷為嚳子張融云

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嫫正妃配合生

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

何特立姜嫫之廟姜嫫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

於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氏曰姜

嫫得祈郊禘者是二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

之迹姜嫫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

詩經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八

以歆郊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
育是為后稷戴夙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

曰生民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
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氏曰物之

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禘履帝嚳之

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非鄭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反面支厥月先生如達反他末不圻反勅宅不副反逼孚

反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

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為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

彌終也曰蒲田鄭氏○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

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鄭氏曰達

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

羊曰荈大曰羊○王氏○孔氏曰羊子以生之

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

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鬲之是鬲為裂也

○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裡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

去矣后稷呱孤音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人又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以為

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為異也則又誕實之
寒水。○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
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
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

藉之。○王氏曰寘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
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

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訐况于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匍蒲北反

克岐其宜反克疑魚極反以就口食藝魚世反之荏而甚反

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穰穰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

瓠田節反嗷嗷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蒲路也

○匍匐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疑識也

蘇氏曰岐岐疑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

曰藝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旆菽大豆也旆

旆然長也。王氏曰枝○禾解見七月。○毛氏曰

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幪成秀也幪

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嗷嗷然多實也。○孔氏曰

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

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

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
疑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
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
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旃旃
穰穰蒙蒙嗉嗉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
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麻麥
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
之宜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
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疑作噤曰

小兒有知。釋文菽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
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穰穰。董氏曰崔靈恩
集注嗉作萃說文亦云嗉字讀若瓜峽萃萃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第音弗厥豐草種之黃
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稔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實

好實穎營井實栗即有邵他來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第治也王氏曰草盛曰第治第亦謂之第猶治亂謂之

也亂。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
也曰黃嘉穀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為房。朱氏曰

苞甲而未坼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

也衰漸長也毛氏曰○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呂氏曰秀

始穠也長樂劉氏曰○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

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

末也實繁碩栗其實栗栗然孔氏曰左傳云嘉

故垂末也之初孰為粟是粟為穀熟貌。蘇氏曰粟不郃

姜嫄之國也釋文曰郃今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鄭氏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

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氏曰

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

致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

不知壤細即能蕃殖粒之大者無過於豆如土

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

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

○孔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言

黃盛以揔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

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

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氏曰郃國

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之。李氏曰

以郃為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

釋文曰：第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乎維糜音門維芑音起。反。

之秬秠是獲是畝音日之糜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

肇音北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

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孔氏曰：釋草糜作藁者同。郭璞云：藁今之芑也。亦梁粟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藁音糜。芑音連。

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

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

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邠家室矣則又

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

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

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

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

既成獲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

極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

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或揄音由或籛波我或蹂音柔

釋之叟叟所留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羝都禮以較蒲末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杼食汝曰也孔氏曰謂杼米以出曰

杼取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毛氏曰釋

浙星歷米也孔氏曰浙米叟叟聲也浮浮氣也

孔氏曰釋訓云溘溘淅也焯焯氣也樊光引此

詩孫炎曰溘溘淅米聲焯焯炊之氣傳以泚米

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鄭氏曰

惟思也。蕭解見采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

也。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牡釋

郭璞云物謂吳羊白羝者是亦以牡為羝。較

道祭也鄭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較封土為山象

去。孔氏曰犬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

謂伏犬以王車轆之此用羝亦伏體較上菩音

負又音倍芻初俱反。傳火曰燔孔氏曰謂貫之

加于火曰烈孔氏曰即今。孔氏曰此言將祭

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

之或使人就臼而杼之。長樂劉氏曰或播以

揚其糠。朱氏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

曰：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漉

漉然，又炊之於甑，爨而丞之，其氣浮浮然。鄭

氏曰：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

謀惟戒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

也。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

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臭也。或取羝以犯軼，或燔

之，或烈之，四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

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董

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枕」，故鄭眾於春人引此為

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白

杼，曰也。以治切。詩云：「或鞞，或白。」

印。五郎盛音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曾都但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

今。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

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

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

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泔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

菜滫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彝之實也。祗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蕤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

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

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

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

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

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曾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

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主堯祀者

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

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

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李氏曰：因郊天

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

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

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

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韋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

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

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
祈黃者而曰尊事黃者養老乞言則誤也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
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
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湜湜

仍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

見豳風○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

抱籜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

湜湜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

○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

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

者毋使躡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

其葉又湜湜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

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

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

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

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
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
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踈
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
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
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
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

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

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
也毛氏曰緝御○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

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為設
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鄭氏曰

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
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陳氏曰非特肆筵而

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洗爵奠斝古雅醢他感醢以薦或

讀詩記二十六
三
吳

燔或炙嘉穀脾

婢支反

臠

渠畧反

或歌或罍

五洛反

毛氏曰罍爵也夏曰醎殷曰罍周曰爵

孔氏曰謂之罍

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

○蘇氏曰醎醎蓋醎之多汁者也

鄭氏曰薦之禮非菹則醎醎也○孔氏曰醎肉汁也蓋用肉為醎特有多汁故以醎為名其無

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醎所以搗菹禮籩豆偶有醎必有菹醎人云朝士之

豆韭菹醎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

曰臠函也

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

也歌者比於琴瑟也

孔氏曰經傳諸言徒擊鼓歌者皆以絃和之

曰罍

孫炎云聲驚罍也

○鄭氏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

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孔氏曰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

○孔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醎醎以薦之或燔

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臠酒

穀既備又作樂助歡○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

作嘉

鄭氏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穀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

彫音

弓既堅四鍤

侯音

既鈞

反規旬

舍

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

孔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

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彫弓也。○爾雅曰：金鏃，反作木。翦羽謂之鏃。孔氏曰：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鏃。

毛氏曰：鏃，矢參亭。孔氏曰：鏃，是矢參亭者也。矢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三鏃，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鏃既均。○鄭氏曰：舍釋也。孔氏曰：釋謂既射放矢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鏃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則曰左，○朱氏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賢於右。○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者於既射之後，亦然。學子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

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

豈不可乎。然學子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

薄矣。

數弓既句。

反古豆

既挾。

反子協

四鏃四鏃如樹序賓以

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蒲時也。

又曰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穀張

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穀

○鄭氏曰射禮措三挾一个言已

挾四鏃則已徧釋之。

孔氏曰措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

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措三挾一

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丘氏曰四鏃如樹言

皆著於鏃如以手植之也。

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

其貫革而堅正也

○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

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四鏃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

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

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醑。

反如主

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

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

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

醑厚也。

說文曰醑厚酒也

大斗長

三尺也。

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孔氏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

○孔氏

曰祈訓為求。○黃耇解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為之主者，則曾孫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

李氏曰：成王之為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大

斗以祈求黃耇也。朱氏曰：祈黃耇，頌禱之辭。按

斬萬壽，用斬眉壽，永命多福，用斬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

老乞言也。

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

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耇詩記二十六 十七 安

黃耇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給也。大老

則背有給文。○孔氏曰：釋

詁云：給，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

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給魚也。○董氏曰：引謂

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

釋文曰：戒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鄭氏作八

章章四句
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

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大平，無所施為，但燕羣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酒於上，而天下之民

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

○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

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

詩詩言二十六

十八

物

故君子作詩言三，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

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

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般，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為俎，孔頌或

燔或炙。○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毛氏曰：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

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

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

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

使之永作明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

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古器物銘云令

終令命。○毛氏曰傲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

告之謂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

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陳氏曰

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

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

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

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

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傲至於卒章皆

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生只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

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

祭者。陳氏曰共事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

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正身者是

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邊豆之物

和所致。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講而為之也至美與執饌踏踏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

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欵攝以威

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來濟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

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烝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

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

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

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

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

胤。羊刃反。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

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孔氏

三十一

曰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

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

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

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

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

予眷反使為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

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鳥音符毳於雞反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

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

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鳥毳鳥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

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

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

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

愿者也鷺鳥屬

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鷺鷥也

涇解見谷風○

張氏曰鳧鷺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

王之時為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

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

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鷺鳥在涇在

沙謂沙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

詩經卷二十一

二二

卷

爾在渚在濼在壘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

譬言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

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福祿

來成汝孝子也

鳧鷺鳥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

尸燕飲福祿來為

于偽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宜者宜之也

鄭氏曰為猶助也

毛氏曰厚為孝子也

鳧鷺鳥在渚

之與反

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涇

思汝反

爾

穀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汜也

孔氏曰水中高地為渚

處止也。滑解見

伐木

鳧鷖鳥在涿

反在公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

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涿水會也

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

宗尊也。莆田

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鳥在壘

音門

公尸來止熏熏

許云反

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二五

讀詩記二六

二二

毛氏曰壘山絕水也

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

傳浩壘注云浩水名也壘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

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

艱

鳧鷖鳥五章章六句

假

音暇

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

音又

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

位之人也

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

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

德以宜其民人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

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

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左氏傳亦

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起連

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

二九

讀詩記二十六

二十四

志

皇皇美也

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孔氏曰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

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

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

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

者。○釋文作且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鳥路反

率由羣匹受

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蕭

田鄭氏曰羣匹羣類也

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羣臣也。

○歐陽

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摠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

眉備反

于天子不

解

佳買反

于位民之攸暨

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目。鄭氏

曰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羣臣也

丘氏曰諸侯也

三十一

詩經卷二十六

二十五

陳子

○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暨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為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

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阜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記

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郃。史記

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迺餼。

音良糧音于橐他洛于囊乃郎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

張。干戈戚七歷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

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糧。糗也。

○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為之箠食。

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
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
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毛氏曰輯和也○
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戚斧

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

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

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

王命剥圭以為鉞秘注○朱氏曰方猶始也○

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

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

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

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其餼糧思

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於是以其弓矢

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難遷於豳

且以為在郃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

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

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窳于西戎至公

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

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君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判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

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徧謂廬井巘小山別於

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甃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

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

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

幽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王及瑤
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
居之所也。○釋文曰：巘本又作巘。

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
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
王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
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
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
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
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
○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只看百泉
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
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

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
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
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
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
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
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
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
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
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
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七羊反濟濟俾筵俎既登

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之

飲於鳩反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
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踳踳
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
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曹群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羣

牧豕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穀 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食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讓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

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 鄭氏曰大國之制三

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

夫適蒲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

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

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

三單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

法其實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

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輯其民是為既庶既

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

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為將

言其後爰眾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

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

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

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

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為栒

邑縣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

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古未澗止旅迺

密芮鞠居六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鞫。○朱氏曰此章摠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為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豳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

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

劉曰芮鞫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毛氏曰

芮水厓也。○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北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老音挹揖音彼注茲可以饘甫云饘尺志

豈第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者道也

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饘孔氏曰孫炎曰蒸之曰饘

米也饘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饘饘必饘而

熟之○朱氏曰饘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

也饘酒食也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

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

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

饘饘豈第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

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汙賤

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饘饘孟子曰雖有惡人齊

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鬯音雷豈第君子民

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鬯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四時

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饗○橫渠張氏

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古愛豈第君子

民之攸暨

孔氏曰：特性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曰：暨息也。

河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推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

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

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

二

詩經說文二十六

二十五

志

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入。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

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

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為戒也。釋文曰：飄

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

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

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

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

備。

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矣。

鄭氏曰：伴奭，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奭，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奭而優游矣。所願乎。

二六八

讀詩記二十六

三十六

具志

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爾土宇反符板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取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為天地山

川鬼神之主也。

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弗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弗，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

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有馮符水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
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
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
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
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
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爲
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
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
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
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
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綱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

毛氏曰顛顛温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今善也
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體貌則顛顛然
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
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蘇氏曰遠之則有令問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問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

呼會反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

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翽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

音附

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亦傳于天言布散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孔布

反萋萋七西雖雖喈喈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孔氏曰孫炎曰奉奉萋萋梧桐盛也雖雖喈喈

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

○孔氏曰釋木云觀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

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

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詩經卷之六

四十一

列仁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
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

奉奉萋萋則雖雖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

亦足以待賢者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

謂得其所矣故極言奉奉萋萋之盛雖雖喈

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

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

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
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
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

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九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三十一

詩記二十六

四一

永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

許一反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

俱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

七感反

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

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

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

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

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

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懣，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懣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

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

鄭氏曰：能猶如也。順，如其近者。釋文曰：如，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注以能為恣，則此云如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

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為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懣。
昏音女交反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

勞以為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逮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惛傲猶

謹譁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

為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

李氏曰不中也。○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

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

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眾也。○鄭

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

曰孫毓云戎之為女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

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
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
隨以謹音遣繆起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
曰繆繆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
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
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
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

音版

凡百刺厲王也

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

疏曰畿內

之國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當但反

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於曾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痺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
依也直誠也。鄭氏曰卒痺盡病也猶謀也為
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
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
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
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為然而且肆於民
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
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
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所不至

哉

朱氏曰其心以為不復有聖人恣己
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

惟其謀

猷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俱衛反

無然泄泄

以

辭之輯

音集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音亦

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

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無為是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

李氏曰天方降艱難於
王王何為欣欣然不懼

是不能以服民祇以速

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嘒嘒。五刀嘒我

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芻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

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

曰責其用○毛氏曰：寮，官也。嘒嘒，猶謦謦也。芻

芻，薪采者。鄭氏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

三十一 讀詩記二十六 四十六 什成

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

我言，謦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

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嘒嘒，自

大之意，言自大而不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芻，尚

所當詢，况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老夫灌灌。古亂小子躑

躑。其略匪我言耄。莫報爾用憂譖，多將熇熇。許酷

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款款。躑躑，驕貌。李氏曰：談文躑

躑舉足高也

足高之意觀焯焯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蘇

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為虐。李氏曰言天

家安得以為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

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

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

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

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

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

天之方濟才細無為夸苦花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

毛氏曰濟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

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殿屎呻

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蔑無資財也○陳氏曰

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為便僻○鄭

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

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葵揆也民

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眾民○王氏曰

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
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堦許元反如篲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赤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堦如篲言相和也如璋如圭

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言

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益於民則牖

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

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

為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

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音泰大邦維屏音泰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

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

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

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德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用朱反

無敢馳驅昊天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

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

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

可不慎乎。橫渠張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

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

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

王昊天曰旦反爾游衍言鬼神體着萬物鑒察只在左右

○朱氏曰板板也

難也蹶也虐也濟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子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子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